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丁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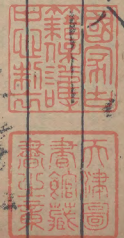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之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 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一

素且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為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 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子以為說得極好明命只



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視

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恭按前在德則見其

倚於勸忠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

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者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湏

史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sub>不</sub>照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媿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二

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諟雖一念不可不顧諟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為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諟之語人君豈可少忘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和工夫臣願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事之不敬一念之和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

身心底道理臣願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已盡  
之矣後來武王作盥盤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武王之銘又就  
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出一為姦  
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  
帝明王因物自諭言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  
湯武之銘與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

真西文集卷之十八

三

所益非淺

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

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千  
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須要法  
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常使光明皎  
潔始得 陛下昨為權臣所蔽養晦十年天下之  
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  
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  
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  
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問問而戒游  
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

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為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第不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所以示此警戒陛下於此何可不深自脩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脩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新有漸致之理矣願陛下深留 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為正

心脩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其在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兩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五

陛下於宸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為之記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疆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

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已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顛政務為蒙蔽恐 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入皆知為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訓判是非別白邪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故臣倦倦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為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  
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  
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  
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  
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  
諭即乞再三詰難必 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  
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  
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  
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  
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  
有未諭反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  
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敝率露  
天威俯加酬詰俾攄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  
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  
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 陛下曲留 聖心孜孜  
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 陛下之知識  
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 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  
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  
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  
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槩則 祖宗境土



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為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陛下已知前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為又只是見得一偏之理湏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講求策畫申徹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為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盡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為無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弊為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為事之本事為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為無弊也惟陛下留神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八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誠意章

臣榜自欺自慊

慊音慊

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

本非真欲為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為善者純於為己故好善

則如好好色非為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惡臭非

為人而惡也蓋必力於為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已

之心快且足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

者常人為善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

勉至處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

真西山全集卷之十一

九

欺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為入德之門故

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也未章又曰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一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

相傳莫要於此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

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的

雖無厭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

已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穆

穆天子之容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

湛與耽同

委政外

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卒不可揜由其昧於謹獨故也惟陛下以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欲無足為聖明道者亦願眡以為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十

第

巨某 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又嘗聞朱熹之說以為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為最難故熹以關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為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蒙蔽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為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又嘗恭聞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昭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五爾而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蓋聖人之喜

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

具西山文集卷之六

七

劉

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為甚大故也臣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胸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心常正而不偏其於修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修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敖惰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諭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往往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為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惠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 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

前日進讀此章蒙

玉音有禍木死灰之問

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

不可知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學者多認為寬厚闕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已有善亦欲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又論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己及人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十三

謂舊說如心為恕其義却通彼以寬厚闕略為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為人君者要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踈呂后以致後日人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及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

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為精切蓋齊戒明潔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入於天理之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而已矣內外動靜無乎不教自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教齋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行義中  
操行省惟 聖明其  
察章 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為懷諸侯之首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

歸心焉中庸之言蓋袒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為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顏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今功臣之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成帝感其言於是復紹蕭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曹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為美事漢祚中微光武紹起復亨國者二百餘

今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十五

三頁

年是亦仁厚之報也唐李懷先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前功為之立碑當時諸將莫不感歎

本朝故事每大赦令取昭憲太后子孫或及

趙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為具文而中興以後功

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事方興之時謂宜訪

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不殊殊絕尤

仁聖兩宜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推而及之以替

陛下矜恤之仁云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

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

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



親豈無絕世不祀者歟 陛下訪問而為之立後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絕為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秦為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惡也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字

一十七日

大學繫矩章

臣某 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何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十六

三五

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為人之子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欲及其為父乃不慈其子為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不敢怒亦非所樂及其為兄乃不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恕也士大夫未仕為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其民億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以已度人之謂我之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所謂絜矩也凡為人者皆所當然而為人上者尤

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秦愛紛奢人亦念其  
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已欲紛奢而剝  
民之肌膚腠民之膏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為  
人君者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  
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  
民之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課以此心推  
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齊而  
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之道臣竊  
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垂戍守  
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膚  
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頤陛下以惻  
怛之心施惠卹之政雖其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  
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  
挾纊之溫是亦仁術也臣於銜義察民情之篇引  
采薇七月等詩專陳頌悉惟燕間賜覽仍推而行  
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圍楚大夫定公饗之定公晉君

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名鞅晉大夫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也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者幾何

美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

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

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為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

齊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

之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

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溺意貴寶

山東王噐搜抉無遺使諸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

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 陛下收拾以備國家之

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奏頤 陛下不以金玉

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哲言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史臣稱帝定

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珪而房杜遜其

直英衛善兵李勣封英李靖封衛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

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

始以終所謂寔能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

史稱其妬賢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

遠之所謂寔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

元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知大臣之資否者惟觀

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二十七

大學平天下章

具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十九

學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

只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焉之家六蓋

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

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

主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

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

牒為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

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云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執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它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蠲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惟 陛下亟圖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廿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萬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勳於未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

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若  
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  
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  
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  
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均望而效之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無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匱者廢人之意也皇皇求仁壽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  
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  
位而兼廢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  
此言蓋與大學同指故略為 陛下陳之夫所謂  
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  
司而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  
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  
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 陛下  
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莫之  
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  
皆趨於利則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  
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

有難則賣國以自利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  
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厭食如莽操之所為  
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  
之辨豈虛也哉惟 明主在上 思有以返之則  
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  
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  
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  
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廿三

三

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 陛下居人君之位  
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  
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若只姑  
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 陛下為 先皇之子不  
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  
先帝於牆食則見 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  
能繼 先帝之志述 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  
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  
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踞曲拳為敬此敬之末也  
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

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它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秦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

真西山文集卷之六

廿

未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秦云此是蕪心與性說人之一心蕪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考序文請至章末秦云此章自心而身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與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範問冊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 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 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

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明白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為切要也 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 聖意有所未論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汎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察豈得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 聖顏大覺和悅既

畢忽蒙

聖訓卿所進大學行義一書便合就今日

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寫別

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為對上曰已在此矣即見

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一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

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

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 敕旨令臣進讀此千

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

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曠時而獻者蓋符 陛

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雖

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

坐賜茶畢 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

守不畱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

畱意然其間亦有畱意者太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

則賤自故相在時所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

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

見本末其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

情疑惑不行廟堂愈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

於徙流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賤戶終無效驗數年之

後 朝廷獻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

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

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臣方欲具劄子乞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討論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有小策欲獻廟堂不敢以瀆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施行幸陛下不垂念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謝

上曰自此望鄉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上曰虜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頗紛紛奏曰臣却不聞外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虜人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

絕之或謂宜拘留勿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金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且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陛下深留聖念上天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尺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進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

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薰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着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澈故曰明德。讀卷子到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誓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講筵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詩。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讀亦祖禹之意。是日上領納。又奏邊事已見端平

真西山集卷之十八

廿七

兩議申  
聖諭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上王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因舉朱文公心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且如行都在此，自燕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婺固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它，亦不是得所止。自它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蓋理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

曾往徃便以未善為已善小善為大善惟是窮究到  
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  
分不至以下為高以淺為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  
也推類云云云以五而六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  
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此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  
恒之為事萬物莫不有常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  
也立如齊立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  
聽之所止也白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  
云仁歌憲信是言當知一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  
大抵聖賢之學只有兩條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  
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脩身也顏淵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脩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  
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  
之功奏云如 陛下曰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  
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六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  
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  
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為  
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  
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  
不妄下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若

未切磋如何磋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學脩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也歛兵遠去輒爲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既略說其義又再讀過曰頤 陛下毋忘此語 上曰此說極是賜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云在襄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為講和其說頗詳 上然之奏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廿九

云朝見一節如何 上曰且候使人到來商量待從吉後引見 **秦** 虜兵已取蔡了恐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云其情恒測奏云此臣所謂鷲鳥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筵進讀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奏云人之為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

即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為孝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為孝亦是知未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然承順父母顏色為難亦只且就子夏處說未是孝之極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下之理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曰知至皆是要到窮極至處上曰極是又讀卷子至晉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須理會著實道理不要談空說妙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進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即進讀頭陛下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進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卷子用兵之舉只為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為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勇陳之問語頗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十六日進讀大學念懺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上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秦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美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如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少間

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理邪發於私欲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欲則不可人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君都要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上深以為然喜見玉色又讀卷子論衛蒞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提



起曰衛莊公踈賢配而親嬖人唐明皇遠正后而昵  
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頤 陛下深以二

君為鑑

上亦無忤色

退而思之各對云此心當如  
明鑑止水不可如橋水死灰

偶不賜茶畢

上問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

則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

樽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

寅輪對已及九其言甚當頤 陛下論大臣速如所

請施行

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軍籍

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曾及此

陛下已諾之

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却委總領或它

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為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因上

虛籍擢為觀察使事奏云頃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

臣已嘗以此白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

省虛費

上又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

用奏云生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

再及樽節事奏云若欲樽節費用須

陛下力行節

儉以為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經章

奏云近見李璽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

補 陛下必嘗及復觀之

上口朕亦嘗及復又至

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寬之大臣之位矣因及

趙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汝愚比者故

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莫家宣至君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宋有學卷子而后壞者也蓋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情可測而知為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却旋去學治國也故曰云又讀至卷子此心當如明鑑正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世三

水不可如槁木死灰蔡云區區舉似此語與李文曰

大同以為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

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其有理非臣所

及乞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上顧李令說李

遂云其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是活物如何可

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

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

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

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

人為強軋使然李復云讀至具象理應萬事處奏

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  
相皆自此出以為槁木死灰可乎 上意喜甚玉齒

粲然又讀卷子行義九經處

已錄在  
卷子下

賜茶畢李正言

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其因奏周哀無寒歲秦末  
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舒緩天  
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為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  
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既曰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  
臣時猶在泉南聳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  
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  
逃憲綱上下糊塗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切民  
無告愬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  
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順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  
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為造化地之柔剛人  
之仁義皆不可偏頽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  
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繫矩章卷子至此年以來元元

二 卷一 殿奏云臣猶記 紹熙年間所在公

充裕民物熙熙迨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頃年以來民人愁歎盜賊蜂起皆由權臣大門賄賂之門為監司郡守者極意培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為將帥者亦極意培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它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

頌 陛下俯留 聖念幸甚

講進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卅五

因引蘓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上喜曰此兩句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曾見丞

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 上曰論虜

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劄子昨同李臺詣相府見

丞相言見將韃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

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

何禮 上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

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

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 上曰近方檢得乾

道某年引見蕭鷓巴例奏云既有故事尤善 上問

徐僑以為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老儒倦倦憂國  
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朝廷行事最不  
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  
緘默之風利害非細僑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  
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  
制帥大畧言韃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  
恃此緩於修備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  
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  
皆一禮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  
神宗晉意邊事每夜御灯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

道之詩曰夜書細字蒼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笑但味  
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  
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孝宗親筆石  
刻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  
棄嬰兒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頭

陛下視以為法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  
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  
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朝見且詆  
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韃使朝見事臣等竊

惟隨之情偽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以禮接之似未為過但邊備自此愈當嚴飭丞相篇末已極詳盡願陛下加意力行庶幾有備無患寫畢徐常獨矯不肯書名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講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天學衍義人心道心畢上問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適當處無過不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欲退上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橫絕蓋奏事在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上曰不妨奏云適讀劄子蒙聖諭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廿七

第一

嘉獎容臣拜謝遂降階謝由西階上就坐上曰近觀卿所上論壽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同意文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事體與宋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為貴不以替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乃行乃可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臣下任責者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長如善治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陛下詳酌施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

詞臣惟臣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  
職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  
如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處  
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  
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卸俾陪末議不敢不盡其  
愚區區之見王楫之言斷不可輕信歲幣亦未可輕  
予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  
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為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末學不  
足當此然既蒙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為朝廷  
網羅實學之士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十八

書之類不可不單又宣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  
興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番者三既歸私居良  
久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某得旨  
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千秋  
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次日上謝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 御札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閏念宗社  
續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宮庭蠖濩之微如對上帝矧  
當禋祀尤極嚴恭曷更中外之多虞益顯高明之垂  
右銷旱蝗之孽浸格豐年洗戈甲之腥溢為和氣既  
訖小康之效盍崇大報之儀况嘗游饗於堂筮茲用  
恪修於郊類方將推筴而迎日至又且奉瑄而見雲  
陽為百姓以祈敢云專鄉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  
戒先期亶孚群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  
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耿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持守之甚  
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兢業罔敢  
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一日必謹五年  
于茲幸昭受于天休獲鞏安於國步昔羽檄交馳之  
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食垂磬之民今有京城之



充積豈絜涼德憂底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薦屢修於重屋而禋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祗率舊典奉幣而款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侑二祖樂備園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匏罷周張於黼黻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盡內心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官祈福之私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靈六出既先事以應期麗日重光復稱旬而開霽雖迄熙成之禮愈勤祗粟之恩緬懷慶曆之却禋恭味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地而懼深切席已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為可法矧如菲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尚德以緩刑其誕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獨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乃困窮惠惟內之群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極溺之念推德意以達于下諏疾苦以告于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

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  
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  
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忝師傅之重厥有  
明命告于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瓌碩坐  
重侯累將之裔有先王名臣之風其踐政涂非群議  
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席翊萬幾於朕躬親攬之  
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  
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虞協  
風揚從律之酥搢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

今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三

亦刊

閣致諧之老又宣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于滯南諒  
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勲學士象四時仍延  
恩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巋班珍臺更使領  
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風嘉輔  
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猷之益勿以甬身之  
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徃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  
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

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  
頒制冊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業  
獲端醇逮事 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 先考詎  
均同氣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  
之舊辨儀叅宰路之崇德盛而禮稱恭位高而志愈  
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

至道朝元之故事願瞻群彥紛鷓鷯以充庭有常宗  
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修榮懷仍卽制於元  
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  
星之躔申衍豐祖具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  
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  
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  
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  
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  
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  
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遠雅量冲和早  
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慕辟強之節清靜自娛以  
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雲水振振信厚踰

承平公姓之風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  
星之位聿彰滂霽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玉隆國本  
鋪鴻藻而伸景鑠誕舉邦彛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  
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締冕蒙車俾收泰於寅  
亮珍臺開館仍自適於燕頤增舒真禽併昭茂渥於  
戲大宗維翰朕歆致本支之強三孤福予再尚期名  
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  
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史預

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

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五

華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  
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成薄典迺  
眷朕眈良弼夙殫羽翼之深功其敷渙恩以詔群辟  
具官史稱遠寬閑而頌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  
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  
持彙於甘泉即橫經於寶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  
浮雲而開泰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  
基乃登筭惟乃穆台宰進則謀謩黃閣以燮諧萬化  
之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之  
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中鉉義

溪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  
勸用晋文階之峻申陪井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  
重輪既玉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  
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攄闕  
韞庸副殊知可特授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

封制

朕蚤建儲闈聿脩冊禮黃麾設伏眡元會之盛儀鱗  
翼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康既閱宗  
祏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二肆命敷之兼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六

華

崇揚于大廷告辱多士具官楊次山著明而肅艾簡  
靜而裕和早奮右序旁貫九流之蘊奧晚臨左戚蔚  
為四姓之儀刑自膺齋筵繡袞之華又遂開館珍臺  
之佚位叅將相行無改于布常名在族婣身弗留於  
輦轂得遠執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  
攬於政機碩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宣猷明繼照之象  
尤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和家切慶若時懿屬  
可限曩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  
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畫滌水之陽封疆特大置為  
異渥愛掩前聞於戲君古訓言佐祿匪期於驕俗

天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嗚  
實君退遜之節勉有忠荃思保寵榮庶無後艱永有  
終譽可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兵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  
所司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覲

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

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  
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  
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七

國史

其賢德夙簡聖心故因鉅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  
草制亦能推明 陛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

然臣伏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為外家

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  
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

也典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  
止夸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

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臣愚竊謂二人

之言蓋 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鑒也夫倚仗無

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

不豫慮伏惟 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  
追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  
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

臣

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  
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 陛下

裁赦 臣 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乞 睿照

史弭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  
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晷朝夕惕念治攬萬機而兢業若涉春  
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八

目錄

疚之中素冠樂纒既畢禮經之制赤烏几几庸新宰  
跽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侑具官史弭遠清明而在  
重宏毅而粹溫勒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國  
心逾金石之堅當群枉之橫沅伏孤忠而首奮不為  
禍福之慮獨嗽社稷之言掃袂蒞於太微乾端澄肅  
正以陽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  
第一方圖夾輔邁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禦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  
拆衝銷萌之畧雖閔騫至孝歆畢三年之哀而元齡  
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嚴勵

無摠樞機之要後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并賦則  
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大難  
謏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  
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為再尚輔予之不逮四事  
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  
勉行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  
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九

吳

父捍我皇家其頒贊書以踈群聽武康軍承宣使殿  
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夏震性資樸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  
策勲於盟府執戈衛社闕如貔虎之威伏鉞奮忠迅  
若鷹鷂之擊心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推遂司雷  
務扈徼道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  
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  
之使領豈云假寵予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  
無越六旌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  
甫其思恩遇之難隣惜功名之易老惟庶可以飽上



惟公可以服人徃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  
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  
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勿需  
童之巫上若時虓將厥有駿功茲祈解於殿巖肆進  
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治朝武信軍節度使殿前  
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顯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

吳

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  
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秉中權自蕪  
車而陞留務久總疑蔽之護甫顯抑制之雄而受寵  
若驚以疾來諗念將冀呂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  
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爾勞建漢  
將之鼓旗俾仍其舊昨之侯爵豐厥圭畚於戲垂車  
而傳子孫雖已從於閒遼闔門而養威重猶可備於  
諮謀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  
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天水縣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 阜陵之近屬存  
者幾人有嘉秀邱之象賢藉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  
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赦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  
闕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  
開府富貴無矜麥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  
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渴儀刑每厘朝夕  
龍旂孤躡尚庶幾伯父之來乘馬駟車其敢忘君子  
之錫胡云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  
人而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衍  
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  
蔓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  
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瓌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周任  
如之德終古難忘碩中興陰馬之家舊人無幾獨餘  
一老父列三孤遽謝事以言歸為披章而太息數時  
頓冊告再庶工具官吳瓌逮事 高皇馮休 憲聖

以位則絕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  
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  
若樊宏但欲守謙而全已維 太皇之盛烈有大造  
于我家慈惠宅心端毋儀於四世徒容定策贊內擅  
於 三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  
未耄猶朕志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渥  
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  
申錫新奮於戲老成國之著龜懿厥予之肺腑今其  
往矣寧不盡然尚保垂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特  
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譯日備禮冊禽主者施  
行

具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二

書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  
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舍諸侯  
無越上公之重矚予曷輔乂翔震宮若時 祖宗訓  
謨之書尤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令德宜優答  
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置衆具官史稱遠直方以大  
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丕昭永世之烈而伊陟  
格于上帝克篤前人之休自入侍於甘泉即從游於

賢言收威柄而尊王室密質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  
獨陳大議暨秉鈞樞之任益彈羽翼之誠謂將開迪  
於英猷莫若叅稽於成憲繇 藝祖而至 真廟泐  
流一道之相承自洽體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在  
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于中猶列聖實臨  
其上屬周厥帙爰獎爾勞廼屢形考父之恭期必遂  
范宣之遜勉馳階品僅衍賦輿踵先正賜履之邦示  
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  
勲而呂氏之申韓氏之儀我 宋以為盛事載放新  
渥增煥舊聞於戲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  
救當圖千歲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  
之匪易尚懋播蓄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

制

朕遵 列聖之燕厚同姓之禮雖雍容朝謁未嘗責  
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灑從時乃  
宗英其分陔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伯禽之政遽茲  
告老寧不疚懷明啟贊書丕聳群聽具官趙希懌出  
藝祖神明之胄擢 阜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  
而有任重之器言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璠

原籍之親守圭竇曜儒之行自紹楚東之印造持  
江右之麾悃幅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蓋  
公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嘯  
之樂可忘卧理之勞迺貢誠愧頓佞開燕進班奎殿  
賦祿珍臺留詔墨之未乾已囊封之狎至覽觀太息  
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戒詎意斯人而斯疾其膺  
元戎十乘之拜併眊上公九命之儀以賁菟裘之歸  
以昭麟趾之籠於戲維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  
間出之賢非獨填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  
室倚枝幹之彊碩中道以退休拊予衷而增慨尚其  
冲嗇對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進封天水麗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

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瞻懷西土之功臣雖軍國  
異容莫與執籙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服之恩渙  
是明倫孚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粟銳風靡沈雅窺  
玉帳之奇蚤研窮於机畧扼銅梁之阻晚震愴於威  
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常之載又摠戎於順政旋  
易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談整暇

居然折千里之衝蜀予拜况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  
闕用荒采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再當視以  
為尊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益  
懋勳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加食

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詠曲臺之文長園丘之祀敢言菲德是膺皇  
皇后帝之歆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相迺瞻龍  
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詔恩以洽邦慶且官譙  
令雍溫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自我 先皇俾從游

真西文集卷之十九

十五

於朱邸迨予初載久司謁於彤闈當眷知未愆之時  
抗蕪靖無求之節齋燔煥寵忭閱周星祠官清心澹  
如一日視執權若將涉已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祗薦  
於明禋俾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既多豈  
南陽之故人疏封可後其因舊履更祓新舍以廣欽  
柴之釐以旌伐木之助於載賜爵於朝王者之至公  
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誼往堅素履式對鴻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呈  
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婁獲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

潤迺御齋輅迺升嘉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  
同姓五十國疇表倡於周盟有偉者英實恭薦猷其  
盼贊冊以告昕廷具官師禹志行索修性資疑粹黃  
流玉瓚挹之而有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  
驕倨貴游之習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驛旄又安珍  
館雖疏北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君比躬太初之  
祠歷祿 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  
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茲祀嘉乃同寅其進眊於  
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 皇祖篤宗支之念下  
以伸中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六

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  
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母  
竣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  
提舉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蕪秀王位檢察尊長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  
施行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詠曲臺之儀肆園丘之祀鳴鑿夙駕喜氣  
之曠臨奠璧宵昇仰月星之明稷靈娛來格熙事備  
成惟泰元尊既授漠皇之策賜伯舅胙宜均周室之

息其頌贊書以穆師德具官吳琰馮休四姓際遇三  
朝遠勢避權蚤踐樊陰之躅曠神養素晚師黃老之  
言飭躬期媿美於前修教子蔚為於時用比展宗祊  
之謁永懷 祖后之慈瞻長信之宮尚存遺範訪渭  
陽之里今鮮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歲祠於八  
陛賴番衛於九重載嘉忠動宜厚寵秩叅華孤棘之  
貴衍食轅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命  
之頌朕方動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尚鑒古今  
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孚于休諒惟老  
成毋竣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信軍節度使  
提舉佑神觀廣陵罷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主者施行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七

朱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  
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  
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  
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叅扶國棟念昔 仁祖馭優荆卽  
之賢若時 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  
而貴老為其近親迺矐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冊以  
諭臣工具官師揆挺信厚之姿蘊醇明之度風流紹



其世美標聖冠于宗盟爵為真王位列孤傳年高七  
袞德齒皆謂達尊身歷二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  
靖夙著忠純惟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  
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為稱首念典刑  
之足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  
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  
綏眉壽式對龍光可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

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八

恭

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勅門下朕以耿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  
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  
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  
民因誘怵而為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承楚兩  
甍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  
或至於燬焚傷名輿懷為之肝食今禁旆揚威而並  
進卿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  
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  
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

在昔 執道 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  
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  
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待朕言而後諭  
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  
之路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鉏耜知舍逆  
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繩縣  
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庸副朕心  
其楚州衡柳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  
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  
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皇具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九

余自

###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我 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  
庇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  
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  
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  
圖康功而前者妨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  
為偽忠亮顛切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  
文體浸而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詎詖行闢  
正路而徠忠規回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

大比爾多士其各抒所蘊試下有司賢書來上朕將  
視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  
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以副招徠之意  
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自而前者至陳忠規六十四  
字為叅政婁机貼去重安今

但存  
初本

答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

允詔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二十一

余存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  
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并用最先然  
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于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  
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  
為時聞人又踐計省為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  
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知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  
正辭之義知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  
裕以庶幾蓋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  
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遠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謹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清故使典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繁冗官其以家庭講習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廿一

黃立

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

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其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女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樞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

仕不允詔

勅具悉知止遺禁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于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為禮盖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訊况莫崇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若優繇在列使名聲重于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乞宮觀差遣不允詔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一

五

勅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畧擢從環列寄以腹心晉務之秩亞于御旋巖陞之權冠于宿衛待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報朕哉惟恭勤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足以齊師律則卿不慚於居寵朕無媿于知人若夫慮物之招尤思引年而就佚此人臣自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勉承眷倚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巽乞昇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畧三踐常伯四尹神

皇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  
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誅而不懼  
使却幣無壅民食告克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  
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  
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  
當游及方新之初遽謂疆弩垂盡之未於義未厯難  
於勉從所請宜不允

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雄  
之事任云七強弩之勢既盡雖

穿縞有所不能駑馬之力  
已疲惟聞征則以為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雷孝友乞卑祠祿不允詔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廿三

余序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  
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就為潔也  
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寧又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  
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  
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  
幣之源尚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  
豈大臣求去時辱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  
以疾來論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嚴免俸奉外祠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為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書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頓首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

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喚辭免除吏部

尚書恩命不允詔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四

余存

勅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非它卿比也若稽古神祖俶定官制為一王璽天官常伯位叙尤高迨于元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哉卿方嚴簡重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為通臣之表間以大司寇兼筦銓衡鑒裁之公達于朕聽予維寵嘉之即命為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蘄去之堅懼有圖遷之謂夫引疾以句閑卿志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

體朕卷七之心乎亟其祇欽毋過朕命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申大夫知興元府克利州  
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  
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

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殉國之忠有戡難靖衆之畧  
誠節昭著勳庸赫然久欲過山甫之歸重借寇君  
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秘殿而加大名所以聳  
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賤厚勞大則報  
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邪免循已定之規  
懋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懷高亮之愛而夷倍畏德祐  
之感豈不韙哉所辭宜不允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廿五

三百五

賜楊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

善下乞依舊在京官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治親臨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徃司屬籍  
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藩轄獨不  
能使罷之衆庶典禮義廉遜之風享民苟相安卧治  
可也遽求間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



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倍老成並用所以重朝  
廷卿早冠倫魁有洋々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々  
尺魚之風蓋 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 光考所知  
以傳台德誠在對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  
汪想本會稽之計最式侍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  
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  
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廿六

請休沐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  
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  
蒼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則罔所愆  
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  
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  
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剴毅之節  
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  
望歛然宗之高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覩所  
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

未至歎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  
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  
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况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  
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  
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  
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  
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廿七

高麗三  
百九十九

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  
二府雖稱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  
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  
殆上天番以輔予俾斯世臻于極治倚毗方切去就  
豈輕獨靈光蕋庶幾為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  
遽遂番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屢婁請所請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

元泰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稱縫輔贊  
何兩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日兩  
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  
存於隻影覩類在列歸夢無形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

務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遇乞畀一在

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牧人御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迺者盜發所臨聲猷旁覩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之柄以馭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且圖之何疑上章歌賦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歎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又勞念佚他人可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廿八

元祐二年

乞還官政退老立園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待從論思為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辱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

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迺着地宮以缺貳。聞顧詹在廷。蕭郎莫升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為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虞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為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誨。執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十九

詩集

